

四書集註

道  
論  
語

上

仁 12  
2510  
5-3





門口仁12  
號 2510  
卷 子-3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十五章。胡氏曰：此篇

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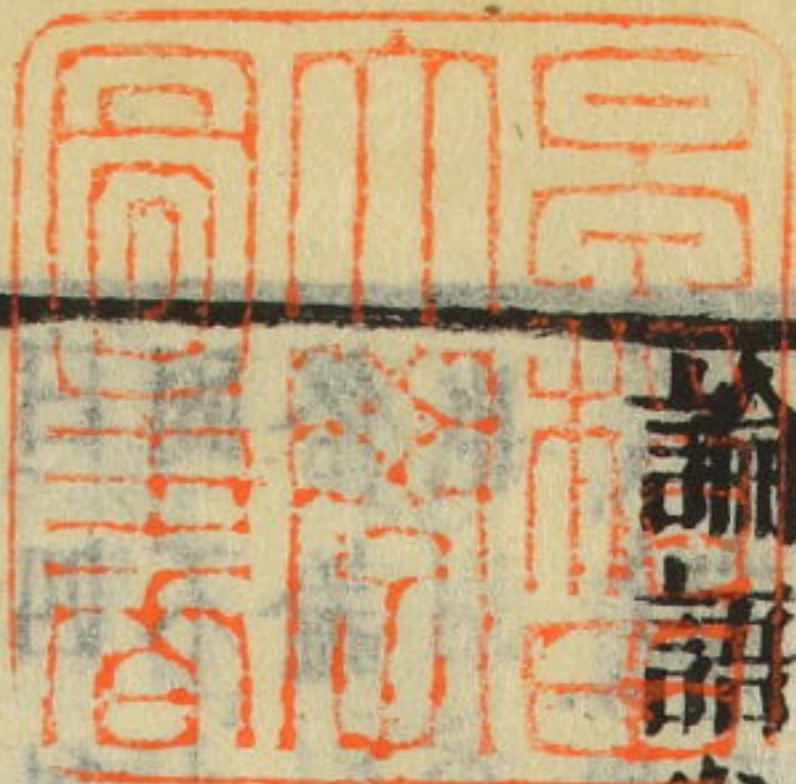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

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曰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

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故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

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聞去聲○胡氏曰父母昆

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



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並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

車以爲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也。請爲椁。欲賣也。請爲椁。欲賣也。軍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

言鯉之小。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

之。則皆了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

脫駟以賙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

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所以徒

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其有無而已。

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顏淵死。子曰。噫

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顏

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曰

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



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  
安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  
當其可。皆情。○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

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門人厚葬之  
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蓋顏路。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聽之。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經之  
得安。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  
鬼神。蓋求所以奉

祭社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  
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

非原如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  
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一理。但學之有序。不

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  
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

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而一而  
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

濂告也。○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特。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

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  
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

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為長府。長



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

理。惟有德者能之。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

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

定於中和。故其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

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

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愈。猶勝也。子曰。過

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

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

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

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

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



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每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社為急○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故也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寶可以見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其為人矣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師也辟辟婢亦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辟便辟也謂習於由也嘒嘒五且反○嘒粗俗容止少誠實也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



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箠食。飢。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

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木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

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非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



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

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其臣矣。具

謂備臣。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為而已。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

而又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



不可而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  
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  
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  
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皆所以為學神。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

然後可在。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  
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  
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

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

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

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

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華待坐。坐才臥反。○哲。子曰。以吾一

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

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  
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  
有人知女。則女  
將何以為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

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端服。點爾

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

子路曰。盍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子路曰。盍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子路曰。盍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宵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三子者

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曰。爲國以禮。其言

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唯求則非邦

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

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



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入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

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



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

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

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出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分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有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我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頑則支。已肆物忤。出恃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



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以敬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

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司馬牛問仁。子曰。名譽。向雅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刃。○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  
 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  
 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  
 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  
 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  
 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  
 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  
 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  
 作亂。牛常憂懼。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夫子告之以此。  
 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  
 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

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  
 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遺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  
 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蓋聞之  
 矣。蓋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  
 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  
 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  
 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



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

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寃也。毀入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一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

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膏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

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

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鞞。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天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謂國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謂國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之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驗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

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

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之徹。疑

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

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子張問惡。知盡微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

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

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誠不以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

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

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齊景公問政於

孔子。齊景公。名杅。白。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



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

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

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

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

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

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義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

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雷諾。所以全其信也。○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

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

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子張

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

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

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



故告之。○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皆

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

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

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樹康子奪嫡民

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

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什也

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



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

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

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

明辨之下文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

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

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

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

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

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无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

氏曰懸之字從

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改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  
 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  
 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  
 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  
 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  
 而懲其忿矣。樊遲聽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  
 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義而不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  
 不自省已過而知入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  
 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  
 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  
 至於大惑矣。故懲  
 忿所以辨惑也。○樊遲問子曰愛人問

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下如字○愛樊遲未  
 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  
 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  
 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舜  
 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



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憊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

仁。不見有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狂者

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

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

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

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

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

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

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

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

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實也。如是。○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則止。毋自辱焉。告工壽反。道去聲。○友所以

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曾子曰。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

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終



論語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朱熹集註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

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蘇氏曰：無古

每○吳氏曰：勇若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

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仲弓為季氏

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

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成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入其舍。諸。焉於。虞反。舍。上聲。○

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

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

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

可以興邦。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

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

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出公輒

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

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出公

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

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

之道。皆當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

不順。言不順。則無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手。



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而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

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郚。郚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

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

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郚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

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樊

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

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樊遲出。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肩丈反。焉

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

論語卷七

三



者○揚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言者意有在也。

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

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元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

故孔子歎之。○子曰。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

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

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揚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友僕。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足。則民生不遂。故



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而富之。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君子者。其能然乎。○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期月。謂周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子曰。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子退朝。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其效。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也。言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百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遠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其澤則說。聞

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昔父，魯邑名。欲事之，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

告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小證之。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小證之。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矣。○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

父隱，於理順耶。譬睽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樊遲問仁。子曰。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

微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克之則辟。而

盜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子貢問曰。何如

難夫之。愛人其最後乎。

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此其志有所不

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曰。敢問其次。

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

故為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

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

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

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二升。斗。筭之人。

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

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行聞於人者。夫子告。○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嘗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柴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又其次也。

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不恆。

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子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卦九三。子曰。不占而

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

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子曰。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

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循理故安舒而不吝。○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肆，小人逞欲故反是。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惓惓，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惓惓，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我○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為如何。乃有益。○子曰。以不教之民以戰。棄之。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

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勉其志。使知所以自。○克伐怨欲不行焉。可

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恚恨。欲。貪欲。子

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

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大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雷。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會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閒。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子曰。士而懷居。不



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皆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

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

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南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

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

五報反盪上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不與故侯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



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

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禘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禘。禘之反。謀。時林反。○禘。謀以

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

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

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

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問

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

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

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名曰公。以致禍亂。則其

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

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

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



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子曰。孟公綽為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

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

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

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在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

孔子之用矣。○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

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

夫名。統。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

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

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入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

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曰。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既



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又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詳是。否。

平。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

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

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

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



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

也。要有拱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

名小白。譎詭也。一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一君他事亦多類此。

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

子糾名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名音

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名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人。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名。名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曰。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

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

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子曰。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

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先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

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譯。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先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

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譯。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先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

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譯。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先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

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譯。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



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也○子善焉知人也○也○也○事君三也○

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夫音扶喪去聲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

鮒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

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微也雖未必賢而其

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

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

保其國而况有道德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

乎詩云無競維○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

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陳

成子弑簡公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

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亦浴齊戒

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

倫之大喪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

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

故使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

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命往

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

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

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

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警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

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

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

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

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

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

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子

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子

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

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子曰君

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

明小人徇入欲故曰先乎

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

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

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

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

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

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

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伯

玉使人於孔子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

家既而反魯故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

伯玉使人來也

四書

論語卷七

五十九



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

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

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

年六十而六十七。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

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託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

其所。而天下之鬼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子

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

有餘之辭。○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

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曰。子貢曰。

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

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子貢方入。子曰。賜也。賢

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

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

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



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子曰。不患

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凡章指同而又不  
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異者。一言而重出  
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  
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  
寧之意。亦  
可。見矣。○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  
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信。而於入之情偽  
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  
而已。然未有誠而不可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  
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信。而卒為小  
人所罔焉。斯亦  
不足觀也。已。○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

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

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  
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孔子

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也。而不

亦恭而言直如此。○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其驚之亦深矣。○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

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

奚足。○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  
尚哉。○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  
也。子曰。何以報怨。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  
將何以。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憎取舍。一以至



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

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

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谷於人而不尤人。但知

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

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他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字魯大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察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難察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察無如之何。愚謂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察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

次辟地，適治邦。其次辟色，而禮貌衰。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意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

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

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既而曰鄙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

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備風貌有苦

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知不能適



淺深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淺深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數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

之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

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

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

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

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命

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

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子路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

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

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

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

論語卷之七

一七四



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前。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躍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躍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躍然。 ○闕黨童子將

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

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

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

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

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終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

去衛適陳。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濫。溢也。言君子



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子曰。賜也。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對曰。然非與。信。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而忽疑。蓋其積學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至而亦將有得也。

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

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

以貫之。德輪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會子。不待其問

而直告之。以此會子復深喻之。曰。雅。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會子之雅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

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

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章至此疑皆。○子曰。無

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入以任衆職。故尤

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



既無所為則人之  
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之意也  
子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

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二千五百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參七南反夫音扶○其

讀如母社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

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行常若

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

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

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

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即此是學質義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與

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

也○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史官名魚備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

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

夫子稱其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



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子

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

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

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

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子貢問為仁。子曰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子貢問為仁。子曰

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

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

在也。故孔子告之。○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

以爲仁之資而已。○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

治天下之道。曰。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

爲邦者。謙辭。曰。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



之善而於此又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

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巳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修

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冕周

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

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

其中樂則韶舞取其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

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

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

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

皆可考也張子曰祀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

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

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

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入喪其所守

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

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

於時然其為治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法可得而見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

憂荷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

患在几席○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

之下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

四書

論語卷之八

五



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與者

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

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

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已

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子曰不日如之

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

思而審處之辭也。不知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子曰羣居終

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

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

將自患。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

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

如質幹然。礼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

外。義以為質。則礼以行之。子曰君子病無能

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

善之實○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可知矣○子曰。君子無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

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

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子曰。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

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

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

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譽。不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

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



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  
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  
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在其是非之實  
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  
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  
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  
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今亡矣夫。

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

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  
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  
曰。此章義疑。○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  
不可強解。○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  
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

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

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

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爲

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



教入 ○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

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

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

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

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 ○尹氏

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

憂樂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欲聞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

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

矣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

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知及之仁能

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知及之仁能

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

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

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

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

愈全則責愈備不可謂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



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

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

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

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

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

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

雖師亦無所遜言當

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

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

所與遜若善名在

外則不可不遜

而固也諒則不擇

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

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

以敬吾之事而已不

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

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

之惡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不

正之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

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

某在斯歷舉在

坐之人以詔之



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子曰然。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警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入。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識。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無寡。不辜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無寡。不辜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與音俞。○顓與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

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按

左傳史記。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備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

衛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及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指季

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

布也。列。位也。相。譬者之相也。言。子且爾言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

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野牛也。柙。檻也。櫝。置也。言在柙而逸。在櫝

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冉

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

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

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與。患寡與貧。

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

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

四書



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

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

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難

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頹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頹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干猶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

喪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服公室弱再求又欲

伐頹與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

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

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

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頹與之事不見於經傳

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

之制諸侯不得喪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遇如

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

論天下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

之勢○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

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了孫微矣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

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

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

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

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

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天

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

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

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使平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

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

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

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

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

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

論語卷八



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二者之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界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之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戲

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



不務脩身誠已。○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則何畏之有。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實不同然及其知之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

為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則聽思

聽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

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

各事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

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

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

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

死故夫子云然。○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民到于今稱之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

後十篇多闕誤○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對曰。未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

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手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邦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邦

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八

終

論語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一章 六章

朱熹集註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

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

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亂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謂孔子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



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子曰。性相近也。習相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所謂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謂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實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

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謂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實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



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

章當合為一。子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二字蓋衍文耳。

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夫子莞爾而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爾。小笑貌。蓋言之也。

因言其治小邑。何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必用此大道也。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

學。故武城雖小。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

亦必教以禮樂。言戲之耳。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

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

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

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公山弗擾以費

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公山弗擾。以費

畔。名。子欲往。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

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道既不行。無所往矣。子曰。夫名我者。而豈徒

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豈

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



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子張問仁於孔

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

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于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

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胥名。子欲往。晉大夫。趙氏之中。年宰也。子

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年。畔子之往也。

如之何。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真

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

善不能流。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

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

磷。緇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

者。幾希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

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



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名。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喪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喪。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道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先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重而言。以資多識。○子謂伯魚曰。女為是經者。所友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



周南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名南詩首篇名。所言皆

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子

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

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

是。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

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

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

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

學。者要須識得。○子曰。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也。小人細尺也。窬。穿壁窬。踰牆。○子曰。鄉

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子曰。鄉

原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

說德之棄也。○子曰。道聽而塗

說德之棄也。○子曰。道聽而塗

說德之棄也。○子曰。道聽而塗

說德之棄也。○子曰。道聽而塗

說德之棄也。○子曰。道聽而塗

說德之棄也。○子曰。道聽而塗



與哉

與平聲。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

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子曰：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

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

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

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後

角階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未

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

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

紫，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闕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得

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曰。子

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

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

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

前篇無隱之意。○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

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

十喪而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

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紮之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舊穀既

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言反。沒。盡也。

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

之火。冬取柞櫟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季取柞櫟之火。



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幸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焉爾。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而。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練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以此。而幸我不察也。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

宰我出了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跋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

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

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

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

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子亦有

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勞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

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曰。賜也。亦有惡

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計以

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計居誦反。○

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

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

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女



近務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危之慈以畜之則無二  
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  
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  
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

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為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人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  
平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  
三人者各得其本○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  
心故同謂之仁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去聲焉於

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  
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  
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  
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  
子斷之之言○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  
而仁之矣

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行魯三卿。李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

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

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

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

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

待之輕重。特以

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

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

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

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

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

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小

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

蓋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孔子

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

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迂七。余友。乃

歷反。○二人。隱

○長沮桀溺耦而

○長沮桀溺耦而

○長沮桀溺耦而

○長沮桀溺耦而



者。稱。並耕也。時孔子自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夫音扶。輿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于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

誰曰為神由口。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

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

輟。徒與之與。半聲。滔土刀反。辟去聲。擾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

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子

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憮音武。輿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與也。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

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

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

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甲反植音值

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

也子路拱而立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賢音嗣見明日子路

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

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減其跡亦接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與之意也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

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

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

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

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

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

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

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

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

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養富貴此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逸民。伯夷。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

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鬻荆蛮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中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

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其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

憂。則行之中。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慮亦可見矣。

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故言自廢。今乎道

之。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等。此其

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

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節。而孔

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與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大師擊適齊大音泰。魯樂

官之長。華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其名也。飯杖。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鼓方叔。

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徒乃

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少師陽。

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襄。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

琴者。海。海鳥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

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

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嘗治之。其後伶人

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

虛語。○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

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

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

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

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

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

弟子言。○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

夜。叔夏。季隨。季騫。騫。鳥瓜反。○或曰。成王時

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

之歟。



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終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

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有不至。則

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

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右



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則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

君子之於學。可不不知所務哉。○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

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

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

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夏曰。子夏

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夏曰。子夏

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夏曰。子夏

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夏曰。子夏

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夏曰。子夏

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未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子夏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處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少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

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是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又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以驗其學者益廣。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入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了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若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了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若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第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衛

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詩於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虞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



見室家之好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

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

見其中之所存言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

牆高而宮廣也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

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士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

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陳子禽謂

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

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

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

為也故曰不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道謂植其生也



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喪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章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

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未絕矣。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戒之也。禹謨。比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

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喪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



為見其厚於責也。薄於責人。周有大賚。善人

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

是富。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

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雖有周親不

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此周書泰誓之

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秦誓之

也。言紂至親。雖多。不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

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與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

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所

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寬則得衆。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

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

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或

於終篇具載堯舜各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

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

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蓋子於

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表之文。皆此

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



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孝通曰：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人，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於焉  
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入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稱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願猶使入有功，當封刻印刑，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無以立也。不知禮，無以知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



人也。言<sub>レ</sub>之得失。可以知<sub>レ</sub>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sub>レ</sub>以此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言為<sub>レ</sub>可用。不發<sub>レ</sub>於悔。聖言者乎。夫子<sub>レ</sub>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

終

